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二

題跋

跋司馬溫公帖

元豐末神考登遐文正溫公奔訃至京師都人擁馬首
環聚而觀者填溢衢巷願公之留者萬口一辭方朝廷
承積弊之後正更化願治之時太母以公宿望擢二左
省慰安中外之心其寄委不輕矣公以身任其責一夫
不獲時予之享蓋公之素志也天下大器不可易為之
故雖正位台鼎不以為榮而以為懼然卒能於期月之
間政令不出房闈而海內丕變雖懼於前而垂名于後
其為榮也遠矣今觀其手澤猶想見風彩披玩久之不

張釋手因附其說于後

跋留文二公帖

二公皆一時人傑昔在慶曆中虜騎叩關渝平鄭公持節兵間以片言折之而虜之君臣俯伏聽命復守盟好更百有餘年雲燕以南無犬吠之驚二公繼登宰輔雍容廟堂之上而四方萬里之遠稽顙面內無敢不享者有德遠則朝廷尊豈不信矣夫方時艱難覽其遺跡想見其風采益令人追念不能忘也

跋趙清獻公愛直碑

勿安清獻公之外孫出東菽所撰愛直碑示予其贊藏之殆十襲也公之流風百世而下聞者猶將興起况其

親且適乎吾知勿安非徒玩其辭翰而已高山仰立景行行止將必有得於斯文也

跋橫渠先生書及康節先生人貴有精神詩

橫渠之學其源出於程氏而關中諸生尊其書欲自為

一家故余錄此簡以示學者使知橫渠雖細務必資於

二程則其它故可知已人貴有精神詩康節作并書康

節詩云大筆快意余在洛中得其遺藁讀之皆大字與

此詩類信乎其以大筆快意也明道亦嘗和其詩云客

求墨妙多獲卷蓋康節以書自喜而士大夫多藏之以

為勝其字畫端麗勁正亦可觀德也橫渠先生字子厚

橫渠人康節諱雍字堯夫康節乃朝廷追贈先生號也

大觀元年八月己卯餘杭東齋書

題蕭欽仁大學篇後

學始於致知終於知止而止焉致知在格物物固不可
勝窮也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詩曰天生蒸
民有物有則凡形色之具於吾身無非物也而各有則
焉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鼻之於臭味接乎外而不得
道焉者其必有以也知其体物而不可遺則天下之理
得矣天下之理得則物與吾一也其有能亂吾之知思
而意其有不誠乎由是而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贊
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則其知可不謂之至矣乎知至
矣則宜有止也譬之四方萬里之遠苟無止焉則將焉

歸乎故見其進未見其止孔子之所惜也古之聖人自
誠意正心至於平天下具理一而已所以合內外之道
也世儒之論以高明處已中庸處人離內外判心迹其
失是矣故余竊謂大學者其學者之門乎不由其門而
欲望其堂與非余所知也蕭君欽仁志學之士也錄示
大學一篇求余言以題其後其意蓋非苟然者故聊為
發之苟於是盡心焉則聖人之庭戶可築而進矣欲仁
其勉之哉

題張公行狀後

右張公吳時貴將興揚行密俱起合泚號三十六英雄
公其一也方五季亂亡之時羣雄並爭公以拔山蓋世

之才躬蹈矢石階敵少堅為一時稱首宜其驚悍強忍而提師征行乃未嘗妄戮一人至止而人安之則公之所以遺子孫者其不在茲乎同時輩流乘功名之會鷹揚邁往之氣舉相將也今其子孫散為編氓堙沒而無聞者可勝計哉公獨世有頭人又皆以器業見稱於時則公之所積可知矣政和之初予來毗陵始得與公之諸孫游視其壯者皆賢豪雖童稚亦彬彬可喜益知公流澤未艾公之孫收之以公之行狀示予竄觀始終慨歎者久之故附其說于後

跋賀仙翁親筆詩

賀仙翁詩云有客來相問如何是治生但存方寸地

與子孫耕 賀仙翁示人以治生之說旨哉有味其言也豈徒可以遺子孫乎至人所以養生盡年亦在方寸之地自耕而已不知出此雖岩居水飲盡為壽之術必有虎食其外也其人不可得而見讀其詩觀其字畫亦足想見其人矣

跋賀方回鑑湖集

元豐末年予始筮仕與方回俱在彭城為同僚友自彭城一別聲迹不相聞蓋三十年餘矣政和甲午秋八月予還自京師過平江謁方回披腹道舊相視惘然如昨夢耳方回之詩予見之舊矣復出鑑湖集示予其託物引類辭義清遠不見雕繪之迹渾然天成殆非前日詩

也方回自少有奇才若儀秦之辯良平之畫皆其胸中
餐飲者意謂其功名可必也世變憂更流洛州郡不少
振豈詩真能窮人耶然方回詩益工名日益高足以傳
不朽矣與世之酣豢富貴與草木同腐者豈可同日議
哉以此易彼亦可自釋也是年冬十有一月癸未自餘
杭徙居毗陵道過吳江舟中書

跋鄒道卿所書女誠

古者大夫以上子生立三母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
慎而寡言者為之師女子十年不出教之嫺嫻聽從執
麻枲治絲繭織紵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
酒漿遠豆菹醢禮相助奠國門之內朝夕之所習聞者

惟是而已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德音容功不待異稟而
能也禮廢千有餘年士且不知師而况於女子乎故膏
梁之族酣豢逸放於幽閒之中而塗歌巷語淫褻不可
讀者日積于耳目其不淪胥而散者幸而已毗陵張氏
世有顯人其子孫守高才逸識絕出倫輩今見其人矣
牧之間出道卿所書女誠示予極稱其稚子之賢益知
張氏之刑家貽後者其流未艾也以圭璋之質又得良
工切磨之其成豈易量哉道卿盛德之士也言動足以
經世範俗其所書不特有補於張氏而已後必有因斯
文以興起者其於世教豈小補哉

題了翁書沈

了翁以蓋世之才邁往之氣包括宇宙宜其自視無前
矣乃退然不以賢知自居而以不聞先生長者之名為
愧非有尊德樂義之誠心而以自勝為彊何以及此高
文大筆著之簡冊使世之自廣而狹人者有所矜式豈
曰小補之哉

跋了翁與常深道書

道同則相望異世其合有若符節者氣稟有異雖一身
之內肝膽楚越矣三山在弱水之外舟輿不通居之者
形影自相弔耳深道乃眷然念之非聲氣相求神交於
萬里之外寧有是夫了翁天下士也世以其言為輕重
而相與如此余雖未嘗知深道而信其賢也無疑矣

題中庸後示陳知默

熙寧以來士於經蓋無所不究獨於中庸闕而不講余
以謂聖學所傳具在此書學者宜盡心焉故為之訓傳
藏於家初不以示人也雖聖言淵懿非淺識所窺竊妄
意其庶幾焉吾子試以予言求之將必有得矣

跋曾伯智孝行類要

曾君伯智以所著孝行類要示余非博極傳記百家之
言不能成此書也其用力勤矣然古之君子多識前言
往行非徒資見聞而已蓋將以畜德也觀伯智自叙可
謂知務本矣蓋非苟知者又欲使覽之者因是而感化
則其志遠矣君之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將必有

得於斯言也

跋公子血脉譜

右春秋公子血脉譜得之於南康玉巖先生揚孝本其傳本曰荀卿撰夫荀卿嘗仕於楚矣不用故退死蘭陵而史不記其歲月以其時考之當在周秦之間而是書秦譜乃下及乎項城子嬰之際吾知其非荀卿氏作明矣然自古帝王世系與夫列國之君得姓受氏譜牒散亡而史傳無所考據於春秋之學尤闕然也而是書旁穿曲貫枝分派別較然如指諸掌非殫見洽聞者不能為也然其間不無訛謬舛錯學其慎擇諸

跋三墳傳

右山墳氣墳形墳謂之三墳世傳以為古三皇書非也其辭簡而質遠而無統其有意於放古之為乎孔子曰神無方易無体又曰生生之謂易則易之為易其義深矣殆不可以形數名也是書太古河圖代姓紀曰博厚而濁謂之太易太易之數二是以形數名易也其言殆與孔子異乎吾是以知其非古書也其他不合者非特一二而已未敢以臆說論之姑俟博古而深於道者考正焉

題李丞相送幾叟序

丞相李公以英偉剛明之才任天下之重蓋一時人傑也其視了翁為前輩雖未嘗從游而聲氣相求非一日

也問道之勤見於斯文惓惓之意厚矣公初自左史言
事謫居沙陽與幾叟游為布衣之交不以賢貴自挾而
以道義為重因其有行也累數百言以為別公於上下
之交可謂無詬瀆矣

題翁士特文編

翁君士特示余詩文一編辭義精奧有古作者風氣而
古風詞氣尤工皆非常流可到也三復欽歎然予嘗考
古聖賢為學之方竊謂伏羲畫八卦書斷自堯典是時
雖六經之文未有也况他書乎舜在深山與草木居鹿
豕游無以異於深山之野人固非有誦記操筆涉墨為
文詞也其學果安自乎夫舜聖人也生而知之無事乎

學可也二十有二人相與共成帝業者豈皆生知耶然
則聖人之所以為聖賢人之所以為賢其學必有在矣
漢之諸儒若賈誼相如司馬遷輩用力亦勤矣自書契
以來簡冊所存下至陰陽星曆山經地志蟲魚草木殊
名詭號該洽無一或遺者其文宏妙殆非後儒能造其
域然稽其道學淵源論篤者終莫之與也士特性資英
邁絕人遠甚如欲以文高於世則文固已足高世矣然
如士特之才要當以聖賢為師入其門窺其室家之好
內外進矣然後為至此予之所以望士特者區區漢儒
不足學也

跋了翁書溫公解禪偈

李君興祖以了翁所書溫公解禪偈欲求余言以刻諸石溫公蓋一代宗臣了翁雖流離擯斥不為時用而其流風餘韻皆足以勵臣範俗其辭翰宜為士夫之所寶玩興祖乃能鏤石以永其傳是宜書也

跋諸公與徐仲車詩簡

余昔過山陽嘗一見先生侍坐終日得所未聞多矣迨今三十餘年追念不能忘也紹興二年其子安道來尉吾邑一日踵吾門出諸公與先生往還詩書示余求言以刻諸石余謂先生之節義如大圭不琢而其美自見非雕繪所能增飾也然諸公皆一時名世之士其言足以信傳後而款恭如此鏤之金石使百世而下見之必有聞而興起者亦非小補也

跋鄒公送子詩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蓋人之於親四世而總服窮六世而親屬竭服窮則遺澤浸微矣故五世而斬此古今之常理也舍人鄒公於其子筮仕之初以詩書行其丁寧訓飭不以寵祿為榮而以陰隲蒼生為念則其垂裕之意豈淺哉積至于道鄉總服已窮矣今其元孫出其詩示余余得而大讀觀公所以訓迪其子孫與道鄉所以奉承之志則鄒氏之流澤豈常理之足云雖亘百世而益光矣

跋司馬溫公與明先生帖

橫渠先生既歿其門人欲誦為明誠中予以謚議質諸明道先生先生與溫公參訂之故有是書其辭義典奧而引據精密足以是正先儒之謬故寶藏之以傳後學

司馬溫公與明先生帖溫公家集中不載故附見於下

某昨日承問及張子厚謚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礼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之上也檀弓記礼所由失以謂士之有誄自縣賁父始居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責宜有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礼也惟天子称天以誄之諸侯相誄猶為非

禮况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之沒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為之謚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門人厚喪顏淵孔子嘆不得視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礼今關中諸君欲謚子厚而不合於古礼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真曜為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為比乎承關中諸君决疑於伯淳而伯淳謙遜博謀及於淺陋不敢不盡所聞而獻之少備萬一惟伯淳裁擇而折衷之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三

雜著

書銘

舍其美茹其實精于思貫于一

言默戒

鄰之人有鷄夜鳴惡其不祥烹之越數日一鷄旦而不鳴又烹之已而謂予曰吾家之鷄或夜鳴或旦而不鳴其不祥奈何予告之曰夫鷄烏能為不祥於人欤其自為不祥而已或夜鳴鳴之非其時也旦而不鳴不鳴非其時也則自為不祥而取烹也人何與焉若夫時然後鳴則人將賴汝以時夜也熱從而烹之乎又思曰人之

言默何以異此未可言而言與可言而不言皆足取禍也故書之以為言默戒

勸學

志學之士當知天下無不可為之理無不可見之道思之宜深無使心支而易昏守之宜篤無使力淺而易奪要當以身体之以心驗之則天地之心日陳露於目前而古人之大体已在哉矣不然未幾荀卿所謂口耳之學非所望於吾友也

雜論

東坡謂荀文若其才似子房其道似伯夷予以謂其才似子房則有之矣伯夷不事非君不立於惡人之朝寧

忍事操乎以為其道似伯夷吾不知其說也

黃門謂蘭相如非戰國之士使居平世可以為大臣矣予以謂相如奉壁入秦趙之君臣討讖非有親秦之心也特畏其威疆耳古人以小事大有以皮幣大馬珠玉而不得免者至棄國而去之況於一壁乎此知事大畏天者之所為也當其持壁晚往使秦知趙壁終不可得也而欲微待於不死難矣豈孔子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哉不一二年卒有覆軍陷城之禍雖完壁以歸於趙何益哉此其知不足稱也已灑池之會其危又甚矣方趙王之西也廉頗期以一月不反則立太子以絕秦望則是行非有萬全之計也相如為國卿相其勇略

不足以重趙使秦不敢喘焉乃欲以頸血濺之豈不殆哉此時曾沐之流戰國之雄者耳而謂之以道事君固如是乎黃門以為大臣吾亦不知其說也

哀公問社論者以為哀公將去三桓而不敢正言古者戮人於社其託於社者有意於誅也宰我知其意而亦以隱答焉其曰使民戰栗以誅告也夫魯之微三桓之盛而欲去之豈易言哉而以隱語語於人為宰我者謀人之國亦以隱答之一失其旨則傾國亡身之禍隨之矣而孔子亦以隱罪之此何理也夫隱語古之滑稽者時有之而為聖人之徒為之乎

世儒之論曰性之有習習之有善惡譬如火之能熟與

其能焚也孟子之所謂善得火之能熟者是火之得其性也荀子之所謂惡得火之能焚者是火之失其性者也夫天地之間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此物之所同然也故木以金剋之而火生焉木與火未嘗相離蓋子母之道也火無形麗木而有焉非焚之則火之用息矣何熟之有哉而謂熟者火之得其性焚者火之失其性其察物也蓋亦不審矣夫子思之學惟孟子之傳得其宗異哉世儒之論也以為孟子道性善得子思之說而漸失之而輕為之議其亦不思之過歟

蘧子曰道有不可以名言者古之聖人命之曰一寄之曰中則一也者特道之有不可名言者耳中亦非道也

道之寄而已所謂道者果何物耶子思因其語而廣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庸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子思之說既出而天下始知一與中在是矣夫子思之言中和而已此道之可以名言者也所謂一者安在哉孟子又推之以為性善之論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始枝矣夫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何自而枝耶是必有說也學者更深考之則孟子蘇氏之學是非得失必有不可無者矣

答胡德輝問

問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

則吾不知也克謂其克人也若顏子克已然後可以不克人伐謂伐其功也伐其善也雖大禹猶有待乎告戒所謂汝惟不伐是已怨必如伯夷求仁而得仁然後可以無怨欲必如公綽然後可以謂之不欲夫顏子亞聖者也禹入聖域者也伯夷聖之清者也而公綽不欲又為成人之質今欲四者不行宜可以為仁矣今止謂之可以為難不已輕乎求其說而不得

答克伐怨欲在常情易發難制有而不行焉可以為難矣若夫仁則又何克伐怨欲之有

問思無邪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發詩三百篇大抵思之所發也思而無邪詩何不然哉或曰有思皆邪

也無思則土木也思無邪者惟有思而無所思乎佛語以迷真起妄最初一念為念之正此理合矣然是說也果聖人當時告門人之意乎

春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孔子曰君子有九思夫思可以作聖而君子於貌言視聽必有思焉而謂有思皆邪可乎穀辭曰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自至神而下蓋未能無思也惟無思為足以感通天下之故而謂無思土木也可乎此非窮神知化未足與議也詩三百出於國史固未嘗不思而得然而曾止於禮義以其所思無邪而已

問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或謂性也天也道也三者同出而異名知性之未始有物也雖天亦然知天之未始有物也雖性亦然或曰不然性明其理天道明其事明理之際或疑其無明事之際或疑其有必也理事俱融此其說之難聞也故經言天道皆以禍福善惡焉異乎言性也二說孰是

答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性命道三者一体而異名初無二致也故在天曰命在人曰性率性而行曰道特所從言之異耳所謂天道者率性是也豈遠乎哉夫子之文章乃所以言性與天道非有二也聞者自異耳子貢至是始與知焉則將進乎此矣

問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心不違仁必不待見之
言行也然非行何自而知之仲尼知顏子亦有說矣
答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則其不違可知矣
問不違詐不德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逆其詐將有
不勝其詐億其不信將有不勝其不信先覺之人所病
在是不逆詐不億不信此其所賢也不然先覺適為智
料隱匿者爾非其賢也或曰不然孔子謂先覺君子亦
以是為賢非獨我也

答君子一於誠而已惟至誠為可以前知故不逆詐不
億不信而常先覺也抑亦以是為賢乎若夫不逆不億
而卒為小人所欺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問回也其庶乎屢空說者謂若莊周所謂忘仁義禮樂
與夫坐忘之謂也然下文言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則所
謂空者非忘仁義之類也然空必謂之屢者何如
答其心三月不違仁則蓋有時而違也然而其復不違
則其空也屢矣空也者不以一物置其胸中也子貢貨
殖未能無物也孔門所謂貨殖者豈若世之營營者耶
特於物未能忘焉耳

問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子路平居受教孔子者也孔子
見南子雖如子路者且有不諭他人何自而論哉蓋聖
人用權處平居不以語學者此子路所以疑而不說也
南子不可見審矣今見所不見不害為孔子者何說

吾南子衛靈公之妾以妾為妻五霸之所不容况孔子
而可以見之乎子路所以不說也然當是時窮為旅人
不得而正之者天實厭之也孔子而得位固將正之也
然衛之人皆以為小君而謂過吾國者必見吾寡小君
則孔子安得而不見否之時包承小人吉此大人處否
而亨之道也

問原壤夷俟以原壤為賢耶聖人固以不遜第罪之矣
以原壤為不賢耶然於聖人敢以夷俟聖人不絕之又
從而以杖叩其脛則壤果何人者耶或曰聖人如此故
者無失其為故也然則仲尼故亦多矣何獨於壤見之
答原壤之母死塗水而飲孔子為之圍也者而過之其

置之禮法之外久矣若原壤蓋莊生所謂將方之外者
也故敢以夷俟孔子而孔子切責之畏其亂俗也然謂
之為賊而叩其脛不已甚乎而彼皆受之而不辭非自
索於形骸之內而不以毀譽經其心孰能如是蓋惟原
壤而後待之可以如此

問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孔子終身行仁者也當
時學士大夫有不知奈何顏子一日為仁而使天下歸
仁焉或曰不然天下歸仁猶皇極之道天下所共由也
顏子克己太過其末將有墨氏之弊人之樂於為仁者
鮮矣此仲尼所以救之一日能然者由一日而積也後
之知是說者惟孟子其然乎

答呂與叔嘗作克己復禮頌曾見之否其畧曰洞然八
荒皆在我聞孰曰天下不歸吾仁斯言得之若未見俟
尋本錄云

問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論語一書未嘗
又老氏蓋設教不倫也或說此所謂老彭乃老氏與彭
錢非謂彭之壽而謂之老彭也然老氏之書果述而不
作信而好古者乎

答老氏以自然為宗謂之不作可也

問予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聞樂而至於忘味有之
矣至於三月不知音近人情乎或說聞韶音不知肉味
耳蓋三月者音字之誤也

音謂音字誤為三月伊川之說如此

問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
可棄也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
矣其意甚類或說問仁乃問行爾亦字之誤

答學者求仁而已行則由是而之焉者也其語相似無
足疑者世儒之論仁不過乎博愛自愛之類孔子之言
則異乎此其告諸門人可謂詳矣然而猶曰罕言者蓋
其所言皆求仁之方而已仁之體未嘗言故也要當徧
覘而熟味之而後隱之於心而安則庶乎有得非言論
所及也

問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

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莊子言南郭子綦
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然似喪其耦曾子明夫子之道
亦在乎一唯之間蓋與仰天而噓不異也若爾下文言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理似不然或謂忠恕亦自有理
答曾子未嘗問而夫子以是告之蓋當其可也故曾子
曰唯子出門人問此曾子之門人也未足以語此故告
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固不足以盡道然其
遠道不遠由是求之則於一以貫之其庶幾乎

問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說者謂有高明
之至德有中庸之至德君子以高明者人所難勉中庸
者人所易行故以人所難勉者立已而以人所易行者

同民將使人人能之其言曰鮮久矣蓋上失其道非一
日也而考之中庸則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
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又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
而不悔惟聖者能之又曰舜其大知也興執其兩端用
其中於民又曰回之為人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
膺而弗失之矣夫君子得是而時中聖人依是而遯世
進為撫世莫如舜退隱就閒莫如顏然且有所執有所
擇如是果人之所可到然聖人以民鮮久矣言之則中
庸者亦人之所易行矣願究言之使學者有所適從
吾道止於中而已矣出乎中則過未至則不及故惟中
為至夫中也者道之至極故中又謂之極屋極亦謂之

極盡中而高故也極高明而不道乎中庸則賢智者過之也道中庸而不極乎高明則愚不肖者之不及也世儒以高明中庸折為二致非知中庸也以謂聖人以高明處已中庸待人則聖人處已常過之道終不明不行與愚不肖者無以異矣夫道若大路行之則至故孟子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其為孝悌乃在乎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皆夫婦之愚所與知者雖舜顏不能離此而為聖賢也百姓特用而不知耳

問子曰衣弊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與或謂仲由服仲厄耻惡衣之戒故至於是方其言志曰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豈能無狐貉之念哉聖

人許之何說

吾士志於道於緼袍狐貉一可容心我隨所有而安之耳衣緼袍不以惡衣為耻與朋友共敝之不以小已自私初不相妨也

問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之而不惰與子路聞斯行諾不異然未得為顏子之徒何也

吾語之而不惰於吾言無所不說是也與聞斯行之異矣子曰吾與回言終日則所言非一二也今論語所記無幾則孔子與回言蓋有衆人不得而聞者聖人之教人各當其可也故子路雖聞斯行之而孔子猶告之以有父兄在則未得為顏子徒宜矣

問毋友不如己者商也日進以其好與勝己者處也然我之不賢人將拒我如之何其可相友也

答所謂如己者合志同方而已不必勝己也

問道不同不相為謀道一而已不同者何說

答天下殊塗而同歸故道有不同者途雖殊其歸則一

道不同其趨則一也若伯夷伊尹之去就則難相為謀

矣

問君子貞而不諒君子不諒可乎

答惟貞故可以不諒所謂貞者惟義所在也

問君子矜而不爭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君

子可矜乎

答矜者矜莊之矜非謂矜伐也古人用字各有所當惟

以一說該也

問君子泰而不驕孟子傳食於諸侯人或以為泰君子

可泰乎

答非侈泰之泰若心廣體胖是也

問放鄭聲遠佞人言鄭聲而不及於惡禮言佞人而不

及於讒說何也

答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無非禮者則惡禮自

放矣佞人禦人以口給則讒說在其中矣

問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

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不欲

者成人之質也人而有欲雖知如武仲勇如卞莊藝如
冉求蓋不足為成人而仲尼之言不欲必先之以知何
也

答雖有其質不先於致知則無自而入德矣

問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或謂由己者猶在我而已類
子於仁何待如是告戒或人之說恐不然

答一視而同仁則天下歸仁矣非由己而何

問祝鮀治宗廟伯夷典天地人之三禮聖人命之聞其
直矣祝鮀之佞顧足以治宗廟者何說

答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雖聖人亦有不知者故于入太
廟每事問蓋儀章器數祝史之事有司之職也然禮藏

於器治之不得其人亦不足以成禮矣祝鮀所治蓋有
司之職非典禮之官也書所謂直哉惟清者若太宗伯
然後可以責此

問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窮允執其中書言天之
曆數而繼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然後至
於允執厥中仲尼所叙其略如是将所謂中者已在乎
人心道心之間特在夫精一以執之耶將當時之人不
足語是故畧之耶未諭其旨

答道心之微非精一其孰能執之惟道心之微而驗之
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則其義自見非言論所及也堯
咨舜舜命禹三聖相授惟中而已孔子之言非畧也

問沈同問燕可伐與孟子對曰可嘗觀孟子對滕文公
問為國孟子對曰民事不可緩也又曰無常產者無常
心苟無常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
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及沈同
問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及其敗也則曰為天吏則可以
伐之民且不可罔而問伐國如斯何也

答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因孟子之言而遂
伐之誅其君而吊其民何不可之有而其虐至於係累
其子弟而後燕人叛之以是而歸罪孟子之言非也
問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
而不歸焉知其非有也說者以久假而不歸焉知其非

有也亦若固有之也孟子尊王而卑霸知仁之為道唯
聖人然後能踐之而謂霸者為固有果其然乎意以謂
外雖久假勉而行之非其本心然雖知其中本無有也
願詳教之

答曰管仲伐楚以包茅不入為辭所謂假之也初非有
勤王之誠心卒能以正天下假而不歸者也烏知其非
有故孔子以仁與之蓋其功可錄也

答周伯忱問

問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字先竊謂所謂
聖者謂有聖人資質一不念則流入於狂狂者進取曾
皙之徒是也借如顏子不能拳拳服膺亦必至於此若

是聖人則從心所欲不踰矩雖不念亦無害也
答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聖通明之稱狂狂愚之稱
問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
仁者壽季先竊謂樂山樂水狀仁智之體動與靜述仁
智之用樂與壽明仁智之効智則能知之能知之則務
窮物理務窮物理則運用不息故樂水水謂其周流也
故動動謂其理之無窮也故樂樂謂其無所疑也仁則
能體之能體之則有得於所性有得於所性則循理而
行之故樂山山謂其安止也故靜靜謂其無待於外也
故壽壽謂其達生理也
答言意未能體仁智且宜潛思

問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
仁能守之不莊以燕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
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季先竊謂此語是告學者
亦是入道之序故知及之者見得到也仁能守之者學
尊於此也莊以蒞之者外設藩垣以遠暴慢也動之以
禮觀時應用皆欲中節也或者謂此是事君
答臨政處已莫不皆然所謂仁能守之者學尊於此也
此言未能體仁且宜致思仁則安矣所謂云仁守也
問先生旧常語門人云天下至忙者無如禪客市井之
人雖曰營利猶有休息時禪客行住坐卧無不在道有
無不在道之心便是常忙季先竊謂此語如孟子所謂

必先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若正若助長即是忙也或者謂此語非為學者設謂以聖方之則是禪客未嘗閑若學者須是行住坐卧在道
吾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助長方其學也同當有事亦當知助長之非

